

志堅
山水

方駿題





李志坚 1975年生于山东烟台

2000年 毕业于鲁东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

现为南京艺术学院山水画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5年 首届中国写意画展获奖

2005年 “美在新江苏”中国画展获奖

2004年 入选山东省“建国五十五周年”中国画展

2004年 入选山东省写生作品展

2003年 山东省首届中国画双年展获佳作奖

2002年 “建军七十五周年”中国画展获优秀奖

2001年 入选第四届中国山水画展

馬志堅小序

畫山水畫的人，自一開始就家既可胸臆自我又方便于討生活去補壁。多元化的今天，山水畫也古代與現代的山水，因此對筆致與的人物畫被認為是不學術的，而想象中指向虛性體驗的載體，山水畫是一個心理

有了許多近水樓臺、得天獨厚的優越感，這是因為山水畫的傳統積澱頗為豐實且最富有中國文化的意義，或俗或雅皆受衆廣泛，畫，老祖宗早已在後裔的基因裏預約了人們對山水丹青的絕對青睞。不論畫畫的人如何窮變臆造，祇要還能見山見水就不怕沒人拿一樣變化出各種各樣的面貌，因為審美目標上的恒定不變與山水精神的群體認同，畫家們更多地可以或者願意用形式的方法來變相，意趣的慘淡經營促就了當下創作的豐富景象，不象對人物畫那樣，理論家不會過于苛刻指責現代的山水畫家的“古山古水”，因為畫古人的一樣變化出各種各樣的面貌，因為審美目標上的恒定不變與山水精神的群體認同，畫家們更多地可以或者願意用形式的方法來變相，意趣的慘淡經營促就了當下創作的豐富景象，不象對人物畫那樣，理論家不會過于苛刻指責現代的山水畫家的“古山古水”，因為畫古人的人。城市山水的學術面貌却又沒人能畫得來，也便妥協了古代的符號程式。這就是問題，因為人物太實指了，而山水對於中國人來說却是一個境象。山水畫創作是一個共同命題下的群體工作，他被中國文化的觀照理想支撐着，失去了這個精神觀照也便失去了山水畫的概念。依此我們就使其不要流偏到風景的概念裏。中國的山水畫不僅是借景移情，還具有超現實的意象引領，自然景物被筆墨轉換成有意味的形式、符號、迹象，使我們在筆墨的形態悟覺、體味中獲得精神氣象的讀解。這是我對山水畫的理解，也是去看山水畫動機。

志堅的山水作品，淡雅委婉，含蓄靜謐。喜畫庭院廊橋、書院禪房，多有南人趣意，這符合他的個人性情，志堅個性溫和單純又有幾分可愛的厚道與靈巧，少年時就流露出在同齡人中不多見的老古意態與文質彬彬，他畫山水是轉行，本來是學人物的，而且人物畫得不錯，大概是出于自己那顆擁懷已久的“林泉之心”。而對人物畫漸已疏離了吧。志堅的作品傳統氣象還是比較濃的，也即“沃游”、“心寄”的那一種，山水的“仁智”關懷是受用于自然也受用于自己的絕妙真理，志堅不事張揚地將傳承的法度與西方的構成融合在其作品中進行着對中國山水精神的自我閱讀，當然這種閱讀的歷程也是一個自我完善縱入的延伸。因而我更喜歡他條屏作品中那種強化平面拼接，虛實錯離的視覺境象，其中偶有一種怪魅幽迷、空虛惆悵的心理玄想，較之于其他作品借景抒情式的烟雨迷蒙、悠然清淨更能呈現虛性指向和精神圖像的意味特徵，也就是超現實的“物外之游”。所以山水畫人的優越條件在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創作上的圈定和對他們自身條件的深入要求，這樣才能在傳統的形式約束中完成自我的變象達意，今應志堅邀請短序，信口開河一定會被行家貽笑，權當是



大學問家未必是大美學家，而大美學家却必定是大學問家。康南海堪稱一代國學碩儒，可對於繪畫，偏偏溺于形似而落得見如兒童鄰的笑柄。王靜安深味藝術之道在於虛實之平衡，所以他說：「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彼及詩畫一律，即發乎其內的精神境界之通融，趙鬆雪由形式而言及書畫一體，一味古意而忘他，實為迂腐之見。在我看來，還是蘇子瞻高人一籌，實在是畫貴有詩意，所謂畫之詩意，須待由寫境之實與造境之虛談起，今以志堅山水為證。

文章不療山水癖，身心每被野雲羈，志堅未必讀萬卷書，但行萬裏路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沃游飽覽的山水畫家，他深諳外師造化即寫生的重要，于是踏遍大江南北，三山五岳，丘阜溪壑，一一全具胸中。以自然為師，搜盡奇峰打草稿，是中國山水畫創作的不二法門，然而畫山水法，寫境之實易，造境之虛難。寫境，大多忠實于自然；寫生也；造境，需主觀意象融入，創作也。站在創作的角度，志堅不僅擅于寫境之實，更深諳境生于象外之理，而對於造境之虛，也進行了長期的實驗和摸索。造境之虛，既是對自己積累的素材披沙瀝金，也是對前人畫面圖式的含英咀華，志堅從形式構成入手，逐漸蛻變出自己的個人面貌。

臨圖觀景，志堅山水圭臬最醒目處有二：圖式、虛實，今逐一論之。作為有過西畫創作經驗的畫家，志堅對形式構成的敏感似乎是一種本能，所以在他的大多數作品中，我們都不難發現，他給予其作品圖式以不同程度的現代性元素。在近期創作的作品中，作者大多慘淡經營，煞費苦心地在畫面中融入了一點園趣，一點禪意。禪意自然是一種心境的外顯，而園趣也並非有什麼造園的癖好，僅僅祇是滿足他由來已久的構成欲而已。畫中無論是亭臺樓閣，還是水殿暗香，畫家全如用兵部陣，任其在高山大川中穿插呼應，達到一種有破有立、風回路轉的效果，這無疑已在圖式上先聲奪人，同時與傳統山水畫既一脉相承，又拉開了距離。志堅是個聰明人，他在構圖上的「破景」之法有巧奪天工之妙，決無半點矯飾之痕迹，所以吾每觀其新作，皆先為其畫面布勢之生動所吸引。虛實相生，是志堅山水畫的另一特色，也是他在筆墨技法上臻于成熟的標記。志堅畫山，多無全山；志堅畫樹，少有全樹，此乃虛實之妙用也。他畫雲烟，好用淡墨渲染，用筆鬆秀，筆致縹渺，烟雲氤氳變化，與畫面主體的山水樹木、竹影粉牆融洽相處，每每給人以流風回雪，清月印水之意象。再者，在志堅的作品中，川壑樹石，用實筆；雲烟霧靄，用虛筆。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且詩意益然。

志堅山水畫所呈現的總體氣格，多給人一種虛靜的審美意蘊，而這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境界，本質上也是畫家心態與個性的外在物化。志堅天性沉靜內斂，澹泊寡欲，遇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屑于虛名俗利之爭，顯然，這種亦道亦禪的心境無疑與其畫風是統一的。席勒賞鼓吹藝術與人道觀念的疊合為一，這恰恰在志堅身上得到了印證，正是他勤于學而善于思，為人樸訥醇和，為學精誠不殆，所以為藝也氣質俱盛。

志堅是個基督徒，但其作品却是披着禪衣的，所以在我眼裏，他更像個劃着十字的佛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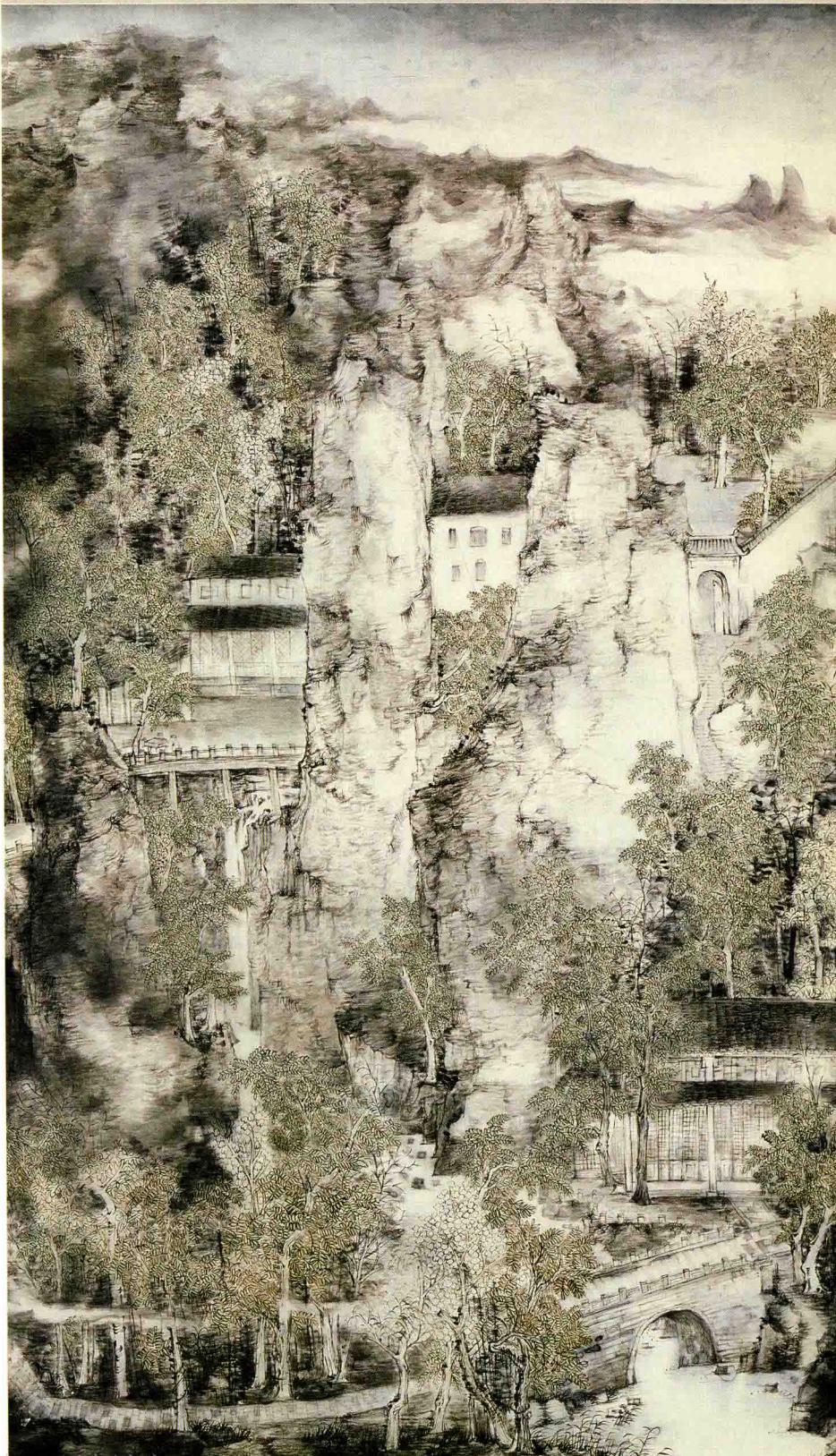
禪 120×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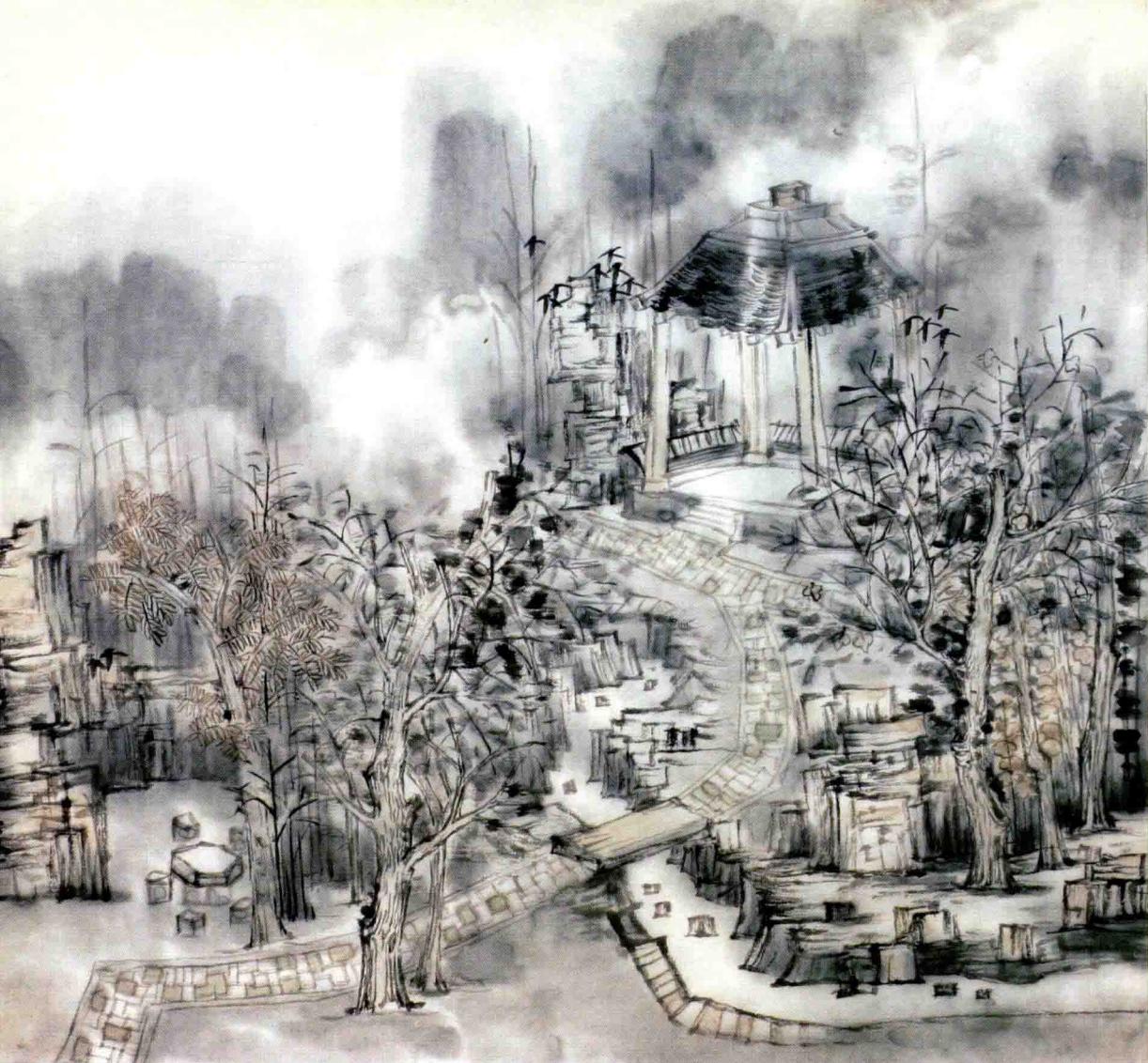
南雁蕩會文書院

會文書院

會文書院位於南
雁蕩山之東西洞
重為北宋學士陳淳
正陳廷邦兄弟二人
讀書處後木主大
學士寧海人
於此講學
清光猶半壁遺
春深衣言當聽雨
興興云
依依風微言打起
始未忘前輩
讀書多



南雁蕩會文書院 200×1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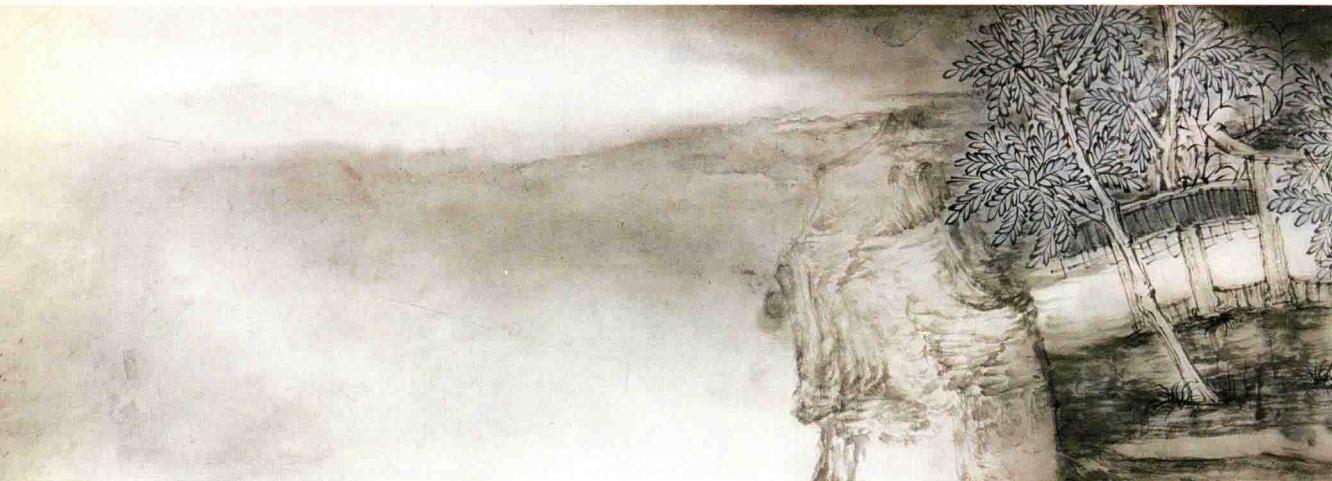


園林之一 50×50cm

園林之二 50×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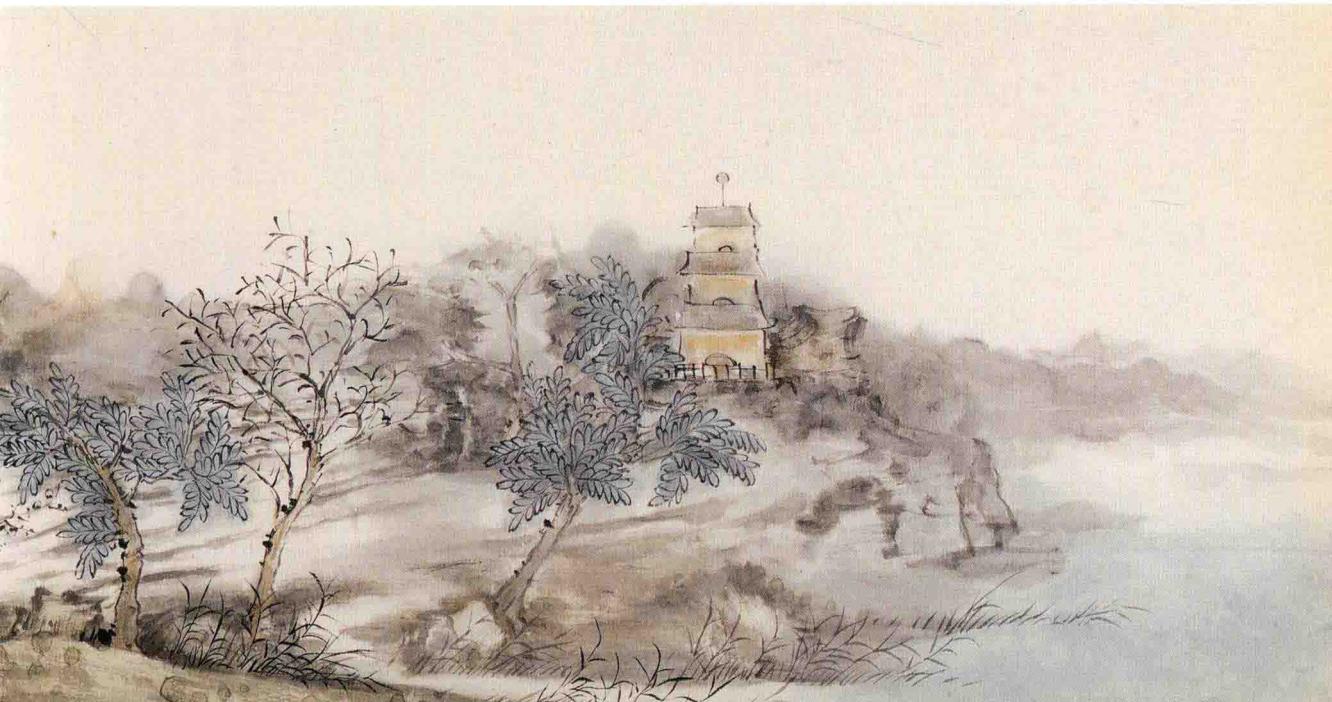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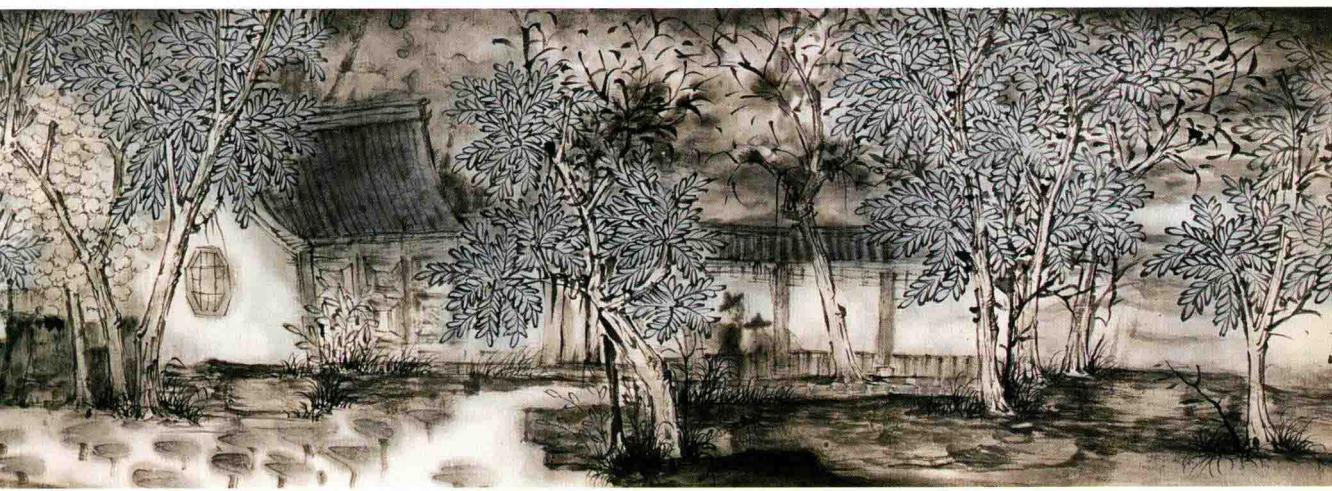


雨中闻荷香 136×25cm



西山梅花听雨 136×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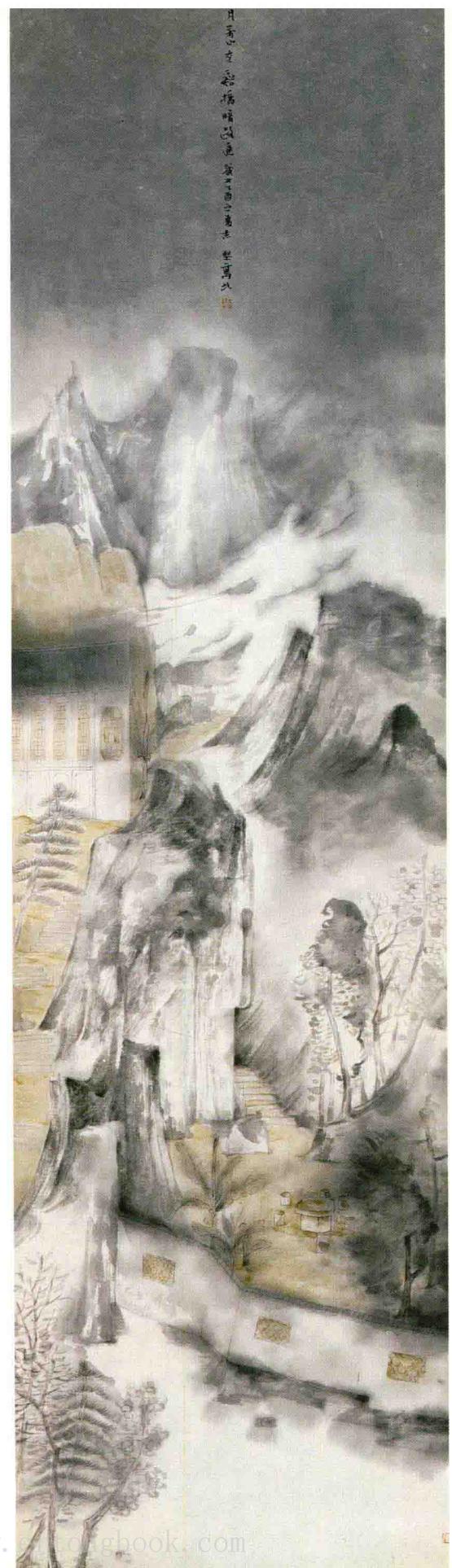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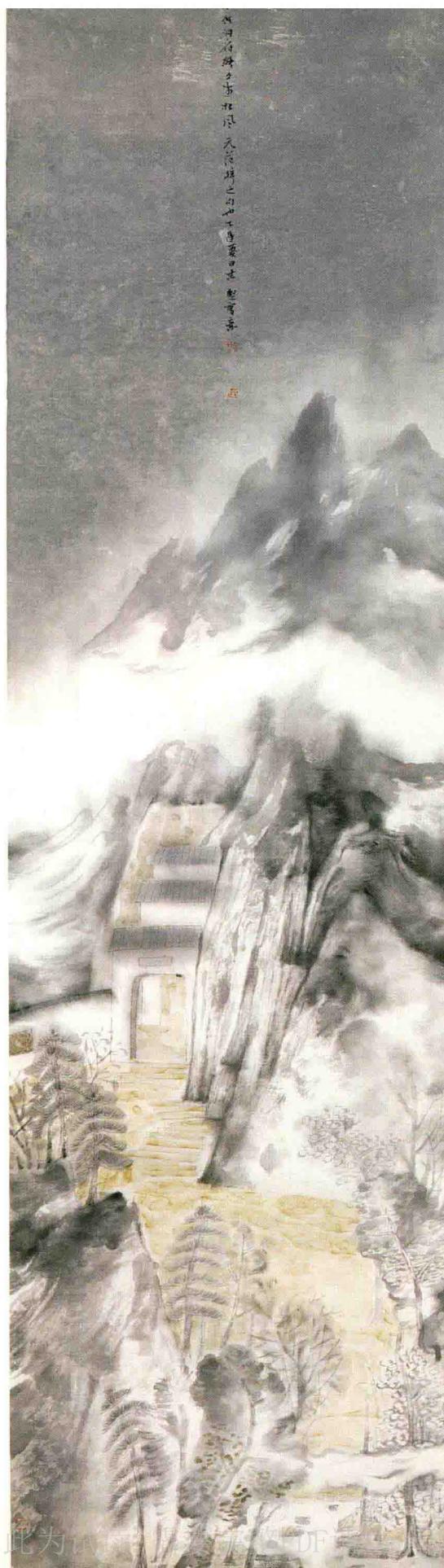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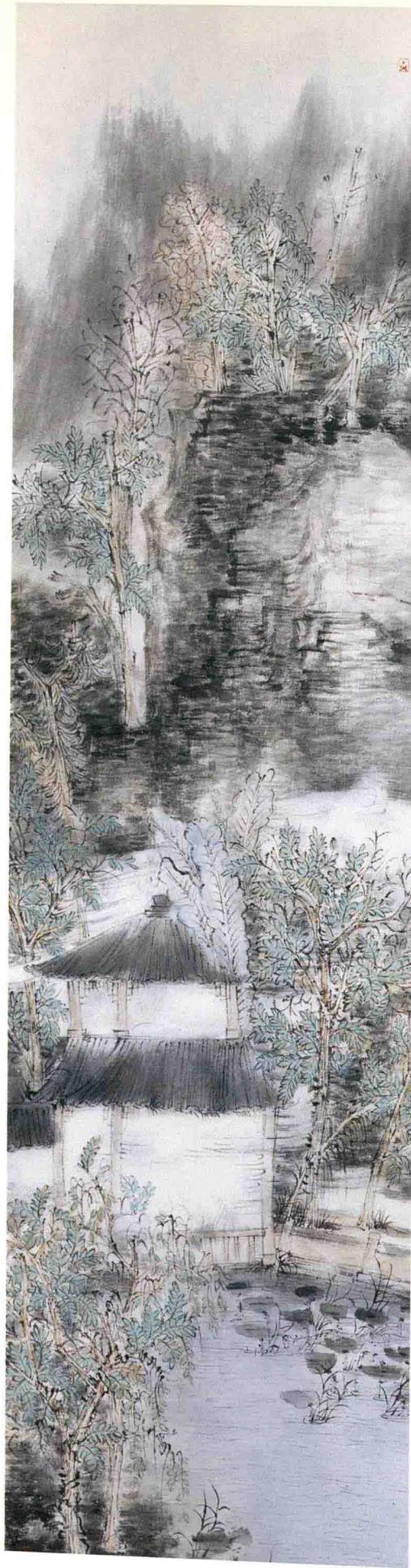
園林之三 68×68cm



龔賢故居 190×45cm



古意裏田 136×35cm





問禪圖 90 x 90cm

志堅山水



拙政園小景一與誰同坐軒 100 × 60cm

拙政園小景——若墅堂
200 × 100cm



策劃：孫振民
胡祥宏
設計：沙安強



開本：1850mm×2600mm
電話：025-51744955 手機：13222777368
芝罘畫舫：13806386161
郵箱：zjhy2000@163.com